



昨天的事

武斗

孙挺信 著



孙挺信

著

武 平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川)018 号

责任编辑:东 映

封面设计:张光明

版式设计:江 蓝

武 斗

——昨天的事

孙挺信著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军区军医学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1/32 20 印张 435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1022—467—0/I·066

定价:(上、下册)13.9 元

目 录

(上)

引子..... (1)

第一章 武斗大军中的工人、农民、
学生和放牛娃..... (3)

第二章 红军师长成了“毛泽东思
想文攻武卫队”的总指挥.....
..... (31)

第三章 在武斗队头头身边的那些
女人们 (51)

第四章 “革命贞节”禁锢下的女性
变态者 (78)

第五章 “杀回本地区,就地闹革
命!”
大武斗——全国山河一片红
..... (105)

第六章 武斗中的农村包围城市
..... (132)

第七章 女性变态者的残忍手段
..... (15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181)

第九章 到处都有杀不完的危险敌人——资产阶级…………… (241)

第十章 武斗人员们的彷徨和剧烈的内部倾轧…………… (282)

第十一章 毁灭别人也毁灭了自己的武斗英雄们…………… (322)

引 子

1968年夏天。

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了川东大地。

在紫县城郊外的密林深处……

武斗队张明芳医生说什么虫子钻进了她衣服，便把身上那件白色的汗衫脱了下来，丢在地上。接下去的表演更是惊心动魄。她拉开了裤带，然后，旁若无人地把它退了下来，仍像对待那件汗衫一样，提着它翻找了会儿，便丢在草地上。

武斗队总部警卫小猴子坐在草地上，痴呆地望着她那白胖的裸体。

她扭动着有些笨拙的肉体，看虫子是否正爬在她的背上，或者大腿上。

她做完了这一系列毫无效果的活动，颓然地伫立着，心里痛苦如同千条毒蛇噬咬。她满以为自己的行动能唤醒那头沉睡的猛虎，让猛虎来征服自己，让自己这饥渴的心灵来一次真正的满足。然而，一切都使她失望至极。

她坐了下来，搂住那个“痴人”的肩头，低声问：“告诉大姐姐，这会儿你想干什么？”

小猴子木偶似地坐着：“我……”

她的嘴唇贴在他的耳门上悄声问：“你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吗？你要我告诉你吗？”

她的这一招也失败了，木偶仍是木偶。她流泪了，双手捂住脸静静地抽泣，哽哽咽咽地说：“知道吗，我的男人被他们杀

死一年多了！一年多了，我……受不了了！”

这一回的行动，更使小猴子感到惶惑不安和手足无措。

她不得不承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只得使出最后一招，擦干泪水，站起来，把衣服铺在草上。然后，将她那肥胖得有些笨拙的肉体平平地躺上去，回过头去对他说：“上来，我跟你说……”

第一章 武斗大军中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放牛娃

1、炮声和米饭

清晨，天刚朦朦亮，小猴子就在父亲凶恶的吼骂声中起来去放牛。

眼前是一派潮湿的空空茫茫的大雾。整个天地就像是一个盛满乳汁的巨大瓶子，他和他的牛，还有地上的万物都像浸泡在乳色液汁里的可怜标本。他家屋后头是一个大坟坝，从他记事时起，坟堆就像现在这样伫立在这片荒凉寂寞的空间，浑身长满了野草。

朦胧中他听到一阵轰响，那声音像春雷在遥远的天际滚动，奇怪的是在那一阵阵轰隆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像炒爆米花似的炸响。他醒司过来了，那是各种枪炮齐鸣的声音。他曾从电影上见过那种场面。他全身热血沸腾了，飞身跨上牛背，朝着炮声方向奔去，口里着魔似地狂呼大喊：“打仗了！打大仗了！猴子格格冲啊！”

他那头可爱的“弯角巴”母牛驮着他跑上一个山坡。隔着朦朦的雾气，有一个人影伫立在高处，凝望着响炮的方向。走近了，才看清是他爷爷。他赶忙拉住牛鼻绳，“弯角巴”听话地

站定，他也像父亲那样遥望着响炮的方向。对这孩子来说，那激烈的枪炮声，比任何优美的舞曲还令人陶醉，他一下就陷入了深深的神往。激动的心弦，紧随滚动的炮声奏出征战的狂曲，仿佛自己已加入神秘的战争行列，正在血与火的沙场上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许久，父亲才转过身来，叫上他一同往家走。父亲说：“在打青云场。”

小猴子问：“你怎么晓得在打青云场？”

“只有打青云场才听得清枪炮声，解放前就在那儿打过大仗。”

“谁跟谁打？”

“范哈儿范师长奉了蒋委员长的命令来这一带打棒老二，就在青云场打过仗。那回没用炮，只听见机关枪咯咯咯地响个不停。”

“爸，现在是不是咱们宝塔派跟黑匪打起来了？”

“肯定是。这回……他们千万要打回来呀！”

父亲倒背着手，低头走路，背显得有些驼。

消息很快传来了，说因参加“二月镇反”而被上面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硃县宝塔派的人，逃到山城市，在兄弟组织的帮助下，弄到了很多枪炮，现在要杀回本地闹革命。

小猴子的哥哥也是宝塔派的，半年前，在青口山那场大血战中被打死了，至今还不晓得尸体抛在何方，全家一直沉浸在悲愤之中。最使这个地道的贫农之家难受和不服气的是宝塔派怎么会成了反革命？他们全家人都受到对立派的漫骂甚至人格侮辱，遭到如同“四类分子”那样的无礼对待。

青云场打响的第三天下午，小猴子的同班同学汪春把他

叫到坟坝中去，悄悄告诉他，他去他哥那儿了。他哥也是宝塔派的武卫队员。还说宝塔派的人都驻在石砚场。石砚场离青云只有十多里路，他约小猴子一起去石砚。小猴子兴奋得一蹦老高，拔腿就要往石砚跑，但猛一转念又犯了愁，“我没钱没票，哪儿吃饭去？”

“嗨！还没你吃的？多得很，全是雪白雪白的米饭，还有雪白雪白的馒头！”

“我能吃到？”

“当然！你家有人是他们一派的，他们还请你吃，对你客客气气的。”

“我哥早牺牲了。”

“那就更有资格吃，放心好了！”

他们当即约定，半夜偷跑去石砚场。

夜里，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那轰轰隆隆的炮声像是惊雷，会给他带来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还有那米饭——雪白雪白的米饭……

石砚场。

这里充满了战争的紧张气氛。背着大盖枪、衣衫褴褛的农民穿来穿去。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武卫队员的卡车，一会儿从青云场方向开来，在街上一家大食店门前停住，人们拿着枪杆，骂骂咧咧地跳下来，神气活现地涌进食店去；一会儿又从砂县县城方向开来些载满武卫人员的卡车，在这儿稍事休息，就朝着青云方向开去。汽车都开得毛毛躁躁的，天刚下过雨，车轮后甩起一股股泥浆。

汪春的哥背着步枪，穿了件崭新的黄雨衣，腰间系着子弹

袋，看上去威武极了。他把汪春和小猴子领进食店。里边是一间宽敞的大屋子，安放十多张四方桌。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儿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天堂。屋子当中有几个半人高的木甑，雪白雪白的米饭就装在那里，热气腾腾，芳香四溢。在天堂里，无数背着大盖枪的人间饿鬼，端着大碗大碗的米饭，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塞。有个敞胸露怀的家伙，把枪杆搁在墙角，稀泥糊糊的赤脚踩在板凳上，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吹嘘他在青云场打仗的惊险事儿。

汪春的哥拿来两个大土碗，对他们说：“自己去甑子打饭，吃多少打多少。”

小猴子拿着碗，迫不及待地冲向一个木甑，按了冒尖一碗饭，往墙边上一站，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一连干了三大碗。觉得肚子装得够意思了，才扬起脸来寻找汪春。他那位伙伴蹲在屋角埋着头，狠狠对付一大碗米饭，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那狼劲儿，简直像要把土碗片子也给吞了下去。

汪春的哥给他俩找了个住处，就和一些背枪的农民爬上卡车到青云场打仗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后勤部部长赵麻子带着两个拿大盖枪的警卫队员，前来驱赶他们。赵部长约四十岁，满脸麻子点点，脑袋又尖又细，油光水滑的长发一边倒。他穿了件黑灯芯绒中山装，显得整个身子短小精干。

小猴子急得大声喊叫：“我不回去！”

“不行，马上走！”

“我要参加！”

“人太多了，现在不收！”

可恨的麻子部长把手一劈，把他们的希望之线给劈断了，

两个孩子眼里塞满了亮晶晶的泪花。

“再不走就用枪杆子赶了！”麻子部长对那两个武斗队长说：“一个人在这儿打仗，家里就来几个人吃饭，这样下去怎么行？太乱了，把他们赶走，还有那一群，统统赶走！”

拿大盖枪的晃着枪杆，凶狠地吼骂起来，看来事情毫无商量的余地了，两个失望的孩子含着泪水，朝街那边走去。

“不走！坚决不回去！”小猴子站下来，极不服气地对汪春说：“干脆到前线去找你哥，我们也参加，也去打仗！”

汪春当然是不愿回家去的，但对能否留得下来，表示怀疑。

“喂，小崽儿，到前线去！你们敢不敢？”

不远处的一辆卡车上，有个背长枪的伙子对他们笑着叫道。原来，他是汪春哥的熟人，也认得汪春。两个正愁出路的少年，喜出望外，奔了过去，爬上了那辆卡车。这是向前边送饭的车，车箱里放着几桶绿豆稀饭，几大筐馒头和一桶煮鸡蛋。

汽车启动了，两个少年惊喜若狂，但一想到要去战场，马上又害怕起来。

2、第一次参战

秋雨绵绵，薄雾如织。

汽车在一个山头下停住。前面不远处，枪炮声响成一团，头顶上不时有子弹呜呜叫着飞过。

两上少年吓得在车上缩紧了身子。

拿长枪的伙子笑道：“没事，子弹离你脑壳远呢。快下车

吧。”

车上的后勤人员抬着吃食，分别朝附近几个山头去了。那些山头上，有许多拿枪的人趴着，还剩一桶煮鸡蛋。拿长枪的伙子笑着对他们说：“小崽儿，你们敢不敢把它抬到前边去？”

“前边是哪儿？”小猴子有点胆怯。

“就是正响枪的那儿。害怕了？”

“不！我们不怕！”小猴子不知哪来的勇气。

“那好，送去吧，往最前边响枪的地方去。不要走错路了。”

小猴子和汪春用一条扁担抬着那桶煮鸡蛋，沿着山坡下的小路朝前走去。

毛毛细雨，小路泥泞。越往前去，头顶上呜呜叫着乱飞的弹头越密。两个孩子的心情紧张得快受不了啦，都后悔不该赌一时的气来这里。事到如今，只好在心里暗暗给自己壮胆：不怕，子弹离脑壳远呢，勇敢向前，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前进！

他们抬着鸡蛋转过了好几个山坡，离那辆卡车很远了。前面有个山头上，不时有大团大团的火光在蒙蒙雨雾中闪耀，跟着是巨大的爆炸声，机关枪，步枪喷吐着红红的火舌，像魔鬼在眯眼儿。看样子，那里战斗很危急。他们踩着泥浆向山头小跑。

来到半山坡时，突然从后面山头上射来一阵密如雨点的子弹，有一串子弹打在装蛋的木桶上。蛋碴也跳起来，两个孩子吓得同时趴在地上，好一阵回不过神来。

枪声更急了，四周山头上都有无数的“魔鬼”在眯眼儿。

他们来到山顶，顿时吓得瞪目结舌。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死人。一个个血肉模糊，面目怪异，狰狞可怖。有的枪眼处还在冒着滚热的、浓腥味儿的鲜血。

汪春吓得叫了一声。

“谁？”

随着一声低沉严厉的喝问声，他们看见一挺歪把子机枪的枪口正直直地对着这边，只要一扣板机，他们的身上瞬间就会布满蜂窝状的枪眼儿。小猴子慌忙叫道：“别打别打，送鸡蛋来的！”

枪口调转了方向。

那是一个女人。一个穿着深蓝色衣服，齐脖子短发的女卫队员。她那张白净得像玉石般的脸上有几点血污。也许她受伤了，正流着血呢。她的身上如同那些死去的尸体一样四处糊着红色的泥浆，被雨水湿透的衣服裱贴在肉体上，处处显出她那健壮肉体的轮廓。她静静地趴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土堆上，一对仇恨的眼睛连同机枪口直直地盯住山坡那边。

许是受了这位女同志的感染，两个少年增添了不少勇气，一齐朝她那儿爬去。到了她身边，也像她那样儿趴着，猫着头盯住前方。

“谁叫你们来的？”她目不转睛地问。

“后勤部。”汪春抢着回答。

“我们被包围了！”

两个少年心里紧了一下。

“同志们都牺牲了！”

两个孩子的心更加紧张。

“我们快走吧！”汪春焦急地说道。

“退不下去了！”我们从这儿一退，母老虎的人就会冲上来朝咱们开枪。”

一听母老虎这几个字，两个孩子更是害怕得不行。母老虎

是个女人，是碓县红海洋派武卫队的总指挥，他们在家时就听了不少关于母老虎的传说，她会打双枪，百发百中，杀人如麻，心毒手狠。当然这些传说都出自宝塔山派的口中。

忽然，枪声停了。过了片刻，对面山头上响起了半导体喇叭的喊话声，“宝匪头子夏永东听着，我们知道你在那山头上，已经陷入重围啦，要我们放你一条活路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马上叫杨天棒和张明芳到我们这儿谈判。给你三分钟考虑，三分钟后杨天棒和姓张的不出来，我们就进攻啦！”

突然，抱机枪的女人把枪口一掉，朝右前方扫出一梭子弹，迎着枪声，传来一声长长的惨叫，三四十米开处，一个拿手枪的男子倒了下去，手枪甩出去老远。后面几个端长枪的人慌了手脚，掉头就跑。

“手枪，有一支手枪！”汪春惊喜地叫着，朝那个死人跑去。

“回来！”她厉声喝叫。

“砰！”

对面山上响了一枪。汪春猝然跌扑下去，动也没动一下就死去了。他的后脑勺上有拳头样大的一个洞。

“汪春！”

小猴子惊叫着跳了起来，正欲冲过去，她猛地将他按倒。与此同时，对面山上又响了一枪，子弹鸣地飞了过来。

她指着汪春的尸体冷冷地说：“看见了，那就是母老虎的枪法，趴在地上，不要乱跑。”

小猴子看着汪春脑袋上那个洞，一种恐怖感油然而生。

大概是三分钟到了吧，四周山头上同时响起了枪声。密如筛米似的弹头，劈头盖脑朝这儿倾泻过来。他们周围的泥土像有了生命，炒豆似地乱跳乱蹦着。

几个方向同时出现了敌人。她端起机枪不断地扫射，大声喊叫着：“弹夹，给我弹夹！”

小猴子不知所措，稀里糊涂地从地上抓了一把子弹递过去。

“弹夹！弹夹！”她急得大声吼叫，一边扫射，一边拍打机枪上的弹夹。

小猴子明白过来了，见旁边一个死者身上的弹袋里装的那玩意儿，赶忙取了一个递上。她飞快地换上弹夹，又疯狂地朝敌人扫射起来。

“还要！快，把他身上的全部拿来。”

小猴子把死人身上的弹夹都取了出来，揣在怀里，随时准备递上去。

“手榴弹！向敌人甩手榴弹！”

旁边放着一堆手榴弹，显然是她刚从死者身上搜来的。小猴子拿起一个，但马上又害怕了，害怕这家伙在自己手上开了花。

“打开盖子，抓住拉火线朝那边甩！使劲甩！”

他决心按照她的话做，因为他看见几个端着枪的敌人正朝他们这儿冲来，枪头上的刺刀闪着吓人的寒光。

小猴子猛地扯断拉火线，手榴弹屁股“嗖”地冒出一股白烟。他的神经一下断了路，手里拿着这冒烟的玩意儿不知如何是好。“快甩出去，笨蛋！”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那家伙甩出去的，而且还甩得不近。随着一声轰隆巨响，几个家伙吓得赶紧卧倒。

“好！好！”她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鼓励着他，“再甩，母老虎他们又上来了！”